



阿干歌

马自祥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1247.53
216



阿干歌

马自祥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干歌 / 马自祥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8. 12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80714-645-2

I. 阿… II. 马…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2903 号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阿干歌

马自祥 著

责任编辑 / 周桂珍

封面设计 / 弋舟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8454870

网 址 / www.gswenhua.cn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天水新华印刷厂

厂 址 / 天水市秦州区赤峪路 109 号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32 开

字 数 / 1844 千

印 张 / 73.5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 1-2000

书 号 / ISBN 978-7-80714-645-2

定 价 / 150.00 元(全 10 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在大西北广漠的黄土高原上的纵横俾合的川流沟壑里，流行着一种融高原凄美与缠绵悱恻的山歌——花儿，她是自古以来繁衍生息于这块热土上的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一朵艺术奇葩。据民间传说与史家考证，它最早的滥觞，源自于1700多年前五胡十六国时期一个古老民族的一支乞伏鲜卑族所建立的西秦国流行的歌谣——阿干歌。

本故事讲述的阿干歌里，沉淀的正是我国历史上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第一次民族文化大融合、大交流、大碰撞的浪潮中，繁衍生息于陇右的乞伏鲜卑族建立西秦国后，林立于南北朝诸国的一段兴盛衰亡进程中残留的文化遗存。

这是一首古人盛唱不衰的歌。

这是一首今人历久弥新的歌。

这首歌里深深地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而又悲天悯地的悲剧故事。

目 录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第一章	匡乱潭郊	001
第二章	迁都枹罕	019
第三章	唐述谷里	033
第四章	荡平南凉	051
第五章	心游八极	069
第六章	官帟惊变	087
第七章	河西烽尘	111
第八章	鲜卑塬上	133
第九章	羌笛悠悠	147
第十章	跋儿失怙	163
第十一章	阿干结心	191
第十二章	血祭丹墀	215
第十三章	中篝贻丑	235
第十四章	阿干妮吟	267
第十五章	玉女刺亲	287
后 记	311

第一章 匡乱潭郊



东晋义熙八年，西秦更始四年(412年)，正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惊涛拍岸，几多豪杰争霸称王之时，中国的北方四分五裂，军阀割据混战，生灵涂炭，白骨露野，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这年二月，盘踞陇右汉中的鲜卑族西秦王乞伏乾归重又从强权叛将手中夺回枹罕重镇，把国都从宛川迁到枹罕的边地潭郊。一年前，乾归派次子乞伏审虔，率众二万在潭郊筑城。城已筑成，便成了西秦国的都城了。

潭郊(今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是个北临黄河，南依积石，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的战略要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地方也是川谷盆地地带，土地肥沃，草山广袤，气候宜人。这里地灵人杰，人口较为稠密，是易守难攻之地。西秦王乞伏乾归迁都到这里，饮马黄河边，虎视河对面的南凉国，觊觎同属于鲜卑族的秃发氏所建的南凉国王秃发傉檀的王土。他养精蓄锐，欲渡河西征，一举踏平南凉。

在潭郊新开的宫里，西秦王乞伏乾归设宴犒赏群臣，坐于右首的振威将军乞伏公府是西秦王的侄子，是这次战役攻占枹罕重镇立头功的人。他坐在席上看了一眼西秦王斑白的长须与他阴鸷的目光，觥筹交错之中，心里不禁为之一振。他眼巴巴地盼望着，可西秦王不顾右左而言它，当着众臣嘻笑自若，就是只字不提这次战役。本来公府将军沾沾自喜，好不威风地来到宫里，等着论功行赏，可直到宴会结束，赏封中却没有他公府的份。就在正月，西秦王（亦称河南王，河南王是后秦姚兴敕封的，表示是后秦的属国，乾归周旋于列国之间，有时不得不屈从于大国的强势俯首称臣）乾归攻占略阳。冬十一月，进攻南平太守王憬于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余户于潭郊，遣乞伏审虔帅众二万赴潭郊。十二月，西羌彭利发掘枹罕，同称大将军，河州牧，乾归攻之不克。前些年，西秦王把握时机，在赤水旁一举击败吐谷浑阿若，并收降了他。在枹罕东部山区的奴葵谷里，聚歼羌酋彭利发。这个羌酋彭利发也够可恨的，反复无常，几附几叛，乘西秦王以前颓败之势，乘机叛逆，占据枹罕，向他袭击。这次西秦王突然袭击，彭利发被困在山谷里，率众南逃。西秦王命侄儿乞伏公府沿漓水（大夏河）追到清水峡，斩了彭利发，收羌户一万三千之众，虏牛马十余万而还，收复枹罕，可谓立了这次战役的头功。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西秦王竟让手无寸功的小儿子乞伏审虔升任新开的河州刺史，镇守枹罕。让大儿子昌平公乞伏炽磐留守宛川。以次子乞伏出累为新近所夺城池三河的太守，而他公府仍然是一无所封。本来开边受勋，杀敌升迁，是自古以来武将立功封赏的大理大道，可西秦王此时装聋做哑，只是喝酒笑谈，对封赏的事不置一词。公府什么也没有捞到，心里愤愤不平。他不甘心地再做试探：拿起一樽铜斛，起身离坐，站到氍毹中间，双手举杯：“臣侄愿再敬

陛下一杯，祝陛下开疆拓土，功寿无疆，请问陛下我西秦何时出兵？此去南凉，侄臣愿再当先锋。”

“哈哈，贤侄勇气可嘉，至于南凉不必贤侄过虑，朕自有主意。”说罢沾沾自喜，把酒给妃子灌了，妃子立马被呛得面红耳赤。中书舍人、左相国丈老爷边芮怕西秦王扫兴，立忙劝解道：“咱们刚刚平定河陇之地，兵力太少，不宜为动。”乾归朗声大笑说：“军之胜败，在于巧拙，不在众寡，后凉的氐人吕光虽众却无法与我抗衡，其弟吕延勇而无谋，不足惮也。”人们皆说乞伏乾归反复无常，常以曹操、司马昭自比，勇略过人，看来他不会把别人的话当一回事。乞伏公府回到座席，适才所做的试探之举，只落个不痛不痒的谩辱，莽鲁之辈把不平之意借着酒性立马显现出来，呲牙咧嘴瞪眼吹气露于形色，大庭广众之下，有人悄悄地在扯他的衣襟，耳边细语：“不可露形色，否则会招之大祸。”公府闷闷不乐，不等席散，悄声离去。他回首一瞥，西秦王酒兴方酣，爽笑不止，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宫宇。公府心里一阵揪疼，几乎跌倒在地。

西秦(385—431年)是鲜卑族首领乞伏国仁所建。乞伏国仁是乞伏公府的父亲。乞伏鲜卑又称陇西鲜卑。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这部分鲜卑由北方迁入牵屯夏缘(今宁夏地区)，以后逐渐扩疆，至甘肃靖远、陇西一带。乞伏国仁曾臣服于前秦皇帝苻坚，被封为将军。东晋太元八年，即建元十九年(383年)，在淝水之战中，前秦大败，苻坚单骑北逃。两年后，为羌族首领姚萇所杀。公元386年，姚萇自称大单于，又称万年秦王，建都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后秦，辖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河南部分地区。此时，苻坚的族孙苻登，在枹罕氐豪的拥戴下，废前秦河州刺史卫平，自任都督，攻取南安后称帝，是为前秦政权的残余。公元394年，苻登被姚兴击杀。苻登的儿子苻丕逃之青海湟中，不

久被陇西鲜卑人逐杀。这时整个北方，又陷入混乱。鲜卑、匈奴、氐、羌等各民族的统治者，纷纷建立割据政权。自从淝水之战后两年，乞伏国仁率十万鲜卑族起义，自立为大都督，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建年号建义，设左右相，左右辅，上将军等文武百官，在宛川（今榆中县境）筑勇士城为都，史称西秦，征服了境内鲜卑、汉等各部落。乞伏国仁戴上王冠三年，就撒手西去。太元十三年（389年）六月，宛川王乞伏国仁卒，谥曰宣烈庙号烈祖，其子公府年尚幼小不能袭位，群下共推手握重权的国仁弟乾归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乞伏乾归登位后，大赦，改元太初，立其妻边氏为王后，置百官，仿汉制，以南川侯出连气都为丞相，梁州刺史史诤为御史大夫，金城边芮为左长史，东秦州刺史秘宣为右长史，武始翟勍为左司马，略阳王松寿为主簿，从弟轲弹为梁州牧，弟益州为秦州牧，屈眷为河州牧，太元二十年，乾归以太子炽磐为尚书令，内弟左长史边芮为左仆射，右长史秘宣为右仆射，置官皆如魏武、晋文故事，然统称大单于都大将军，边芮等领府佐如故。乾归继位以后迁都金城，连破劲敌，国力日强；逐渐占据陇右各地，秦州、凉州一带的鲜卑、羌、胡各族多归乾归，枹罕的羌族首领彭奚念也率众归附，俯首称臣，乾归封彭奚念为北河州刺史，西秦王朝在榆中建置河州，在枹罕置北河州，西秦的东边是后秦，西边是后凉，后凉灭亡后又有北凉和南凉，西秦时常受到这些政权的袭击。

后凉是氐族人吕光所建的一个短暂的小王国，他的都城就在凉州，他虽只活了二十多年，可一度使乞伏乾归异常狼狈。公元392年，吕光兵分几路，进攻乞伏乾归，西秦北河州刺史彭奚念自临津渡河攻入白土城，后凉军败退，吕光亲率大军攻打彭奚念，彭大败，向枹罕撤退，后凉军渡黄河围攻枹罕，彭奚念弃城逃往甘松（今甘南），吕光留吕

延镇守枹罕，河州暂属后凉。公元 397 年，吕光派吕纂率步骑三万攻占金城，乾归被迫率部东迁成纪（今秦安），然后率军两万向金城反扑。吕延发动枹罕民众，连克临洮、武始（洮南）、河关。乾归诱吕延陷入包围圈，吕延战败身亡，残部退回枹罕，吕纂领兵撤回姑臧，乾归收复了金城。不久，枹罕又被西秦收复。西秦封彭奚念为镇卫将军，金弘破光（鲜卑人）为河州牧，鲜卑人翟逃回媪为晋兴太守，镇守枹罕。

公元 400 年正月，乾归又自金城迁回宛川。三月，后秦征西大将军姚萇硕德领兵伐西秦，乾归大败于陇西，逃回宛川，其部下三万多人投降后秦，后秦姚兴遂攻占枹罕。乾归失国，逃到金城，乞降了南凉（397—417 年，秃发鲜卑建），并将其子炽磐留在南凉作人质。南凉出兵击后秦，后秦败退。乞伏乾归又到长安向后秦姚兴投降，想恢复国土，姚兴封乾归为归义侯、河州刺史，差他还镇宛川，但受后秦节制，乾归成了后秦的附庸。乾归投降后秦不久，炽磐也自西平逃回长安。

公元 402 年，后秦任命炽磐为建武将军、西夷校尉、代河州刺史。次年，乞伏炽磐招拢西秦诸部二万人，在康郎山（又名热薄汗山，广河南）筑城为根据地。六年后，他击败割据河州，投靠南凉的彭奚念，占据枹罕，拥立从长安逃回的乞伏乾归，再称秦王。任屋弘破光为河州刺史，镇守枹罕。两三年中，西秦又恢复到昔日的状况。

义熙七年夏五月，乞伏炽磐攻南凉三河太守阴于，乾归率步骑万人，进攻南凉，击败南凉太子虎台，掠得牛马十余万，后又举兵寇掠略阳、南平，迁徙数千户民至潭郊，命次子乞伏审乾率众二万，赴潭郊筑城，筑就后迁都潭郊。

二

六月十三,天气异常炎热,暑气逼人。黄河岸畔的潭郊,虽说是地处黄河上游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穿插交接的地带,可这里地势低而平坦,再加四周由昆仑山无数支脉的巍巍山群包裹得如像瓦瓮之地。西秦振威将军乞伏公府的府邸在离西秦王宫三箭之地的四堡缓坡上。这里可以俯瞰到逶迤东去的黄河岸边金帐丛立和屋宇弘宏的西秦王宫。在迁都之时,公府将军策马奔驰,特意选择了这一原先被一酋长占据的阔宅。登木楼以观风景,他借口护卫亲军伴君乞伏乾归冠冕堂皇的理由,暗地里监管着王宫的一动一静。此时王宫朝西方向烟尘滚滚,马蹄疾驰如轰雷滚过。

公府将军卸去长袍,斜倒在胡床上。亲兵来报,西秦王西巡,朝积石峡口方向带着边芮及嫔姬、数千亲兵疾驰而去,文武亲臣数人唯独没有通知公府将军。“哼!昏王你等着瞧。”他把酒斛扔倒在地,吓得下人们惊慌失措。公府年近四旬,正值壮年,膀大腰圆,脸上横吊着几须鲜卑胡子,煞是凶威。一位亲兵战战兢兢地拾掇着地上的碎片。

此时,一个英俊的青年将军急匆匆来到屋内,没有禀报便直接闯入卧室,他正是公府将军的亲兄弟阿柴。阿柴身后跟着一个萨蛮。

“大哥,萨蛮我找来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见的。我从袍罕城里把他请来了。”说完躬身站一旁,萨蛮见过将军,膝身下礼。公府将军注视萨蛮足有一炷香工夫,那萨蛮也用目光对视着他,不发一言。

“来啦!”公府将军挪了挪身体,拍了拍手。两个亲兵端着一盘银锭俯身趋前。盘子上满是白茬茬的马蹄银。“祖先的神灵托梦于我,我已把香料等东西放在香案,想请祭神祷告。”萨蛮说:“既是先王的忌日,

将军不必这样，为祭先祖，荣拜先秦王招魂占卜乃我萨蛮之本份。”

公府将军浑身一抖：“你怎知道先王的忌日。”

“我原是先王的亲兵，怎能忘怀先王的恩泽。乞伏鲜卑谁人不知，何人不晓，早年适随苻坚东征合肥，我就为先王的祭祠跳过神、祈过福、驱过邪。那时，我就时常不离先王的行宫。”萨蛮不紧不慢不卑不亢。

“那么今又怎么流落枹罕城里？”

“说来话长，自二十四年前先王升天以后，我就从宛川出走，现在的西秦王不要先王的人。”

“不说那么多了，今天我请您来祭祠占卜，为先王招魂跳神，你可愿意？”

“愿为王太子效劳。真正的王太子，不是他而是你，殿下，如果没有先王，他们父子说不定在姚兴的后宫里当差喂马呢。殿下，你不认识我了，小时候，逗玩过您。”大概是这几句话激活了公府，适才的浮躁心情略得到了抚慰，他给萨蛮赐座上酒。

这个座上客，不是萨蛮，真正的萨蛮在公府前院里，他只是萨蛮的兄弟，一位失意落魄的鲜卑人，曾在乞伏国仁手下牵过马当过差。乞伏乾归继位以后，不用先王的旧人，便把他一脚踹开，使他顿时地位一落千丈，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是阿柴在别的部落里才打听到，听说他跟随老王落魄之后，便给萨蛮服务揽活。

夜晚来临之后，将军府邸里烟雾缭绕，鬼灯幢幢，萨蛮头戴七叉鹿角神帽，身着对襟长袍神衣，手持铜铃、铜镜，正在祭神跳神、“过阴”、“追魂”，公府和阿柴等几位兄弟，以及公府的几位幼子在座上聚精会神地瞧着火盆。萨蛮随着紧凑的锣鼓点，跳得痴痴狂狂，嘴里念念有

词。突然，萨蛮翻着血口，剑光直指地下，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喊：“公府，尔等愚子，怎么不跪迎父王！”公府浑身一震，极不情愿地离座起身，其他人也诚恐诚惶地紧紧相随，跪倒在地。“我乃西秦开国国王乞伏国仁，尔等窝囊之辈，父王所创的西秦基业何其艰辛，你等却给人当马前走卒，真正气煞我也。父王我在九泉之下何以瞑目！”

“父王，叔王正如日中天，我等不效命将会遭不幸，今后该如何，请父王明示。”公府急叩首在地，嚅嚅嗫嗫。

“竟有尔等这般窝囊废，血腥男儿当以血洗剑。如此这般，让我情何以堪，可悲可悲，我走也！干则存，不干则亡，你们好自为之。”

萨蛮巫术演毕，佯装猝死，昏倒在地，口吐白沫，颤栗不已，众人急忙扶持。公府起身，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他仍不露声色，环顾左右而言他：“本是父王忌日，这萨蛮招魂招到一半就不省人事。”

“大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何不趁此大好时机，老昏王身边无人，夺其王位。只要大哥顺天应人，举旗大呼，则王位可得，大业可成，你还犹豫什么？难道真要辜负先王的愿望，让我等永远牵马坠镫，当奴仆不成？”

阿柴旁边的几位亲信也趁机说：“将军驰骋沙场多年，开疆拓土，攻城略地，一点不比炽磐那小子差，今天当乘此良机，一朝啸东，能得十万人。我们所领之兵，足有五千，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把昏王杀了，号令天下，霸业可成。”

此时公府的兄弟亲信乱嚷嚷吵成一锅粥，谁也不再理会昏倒的萨蛮和扶救的阿朗。乞伏公府转过身来，扶起萨蛮，命人送到后堂款待，并对萨蛮兄说：“事成之后，我封你为常侍。”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他“嗖”地抽出宝剑，割破手指，对着西秦开国先王乞伏国仁的灵牌大声

说：“愿随我者，在灵牌前起誓。”众人说：“我等愿随，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乞伏公府当即亲点人马，急忙下令：“上马，直奔昏王出畋打猎的五溪涧乙帐，等昏王巡猎回归，就地诛灭。”

此时的公府夫人急忙从后堂里出来，抱住幼小的儿子，大哭不已，“我等死期已至，还不赶快逃命去，瞎咋唬什么？”

公府顿时勃然大怒，下令把夫人拖到后堂，等大功告成，让她早登王后宝座。说毕一行人呼啸而去。

乞伏乾归在积石大峡里的五溪涧乙帐前饮酒做乐，只是在白天打猎的时候，突然有一只枭鸟从虚空突然飞落到乾归的手上，他用右手一挥，枭鸟即飞走。他未曾细想，未料到隐患即至，丝毫未觉到不适之感。整天的避暑狩猎所获不小，一只豹子、七只野鹿、七只狐狼。奔波一天，颇觉困惑，不觉昏然睡去。梦境中，他们在一马平川之地，似乎是中原大地，先灭后秦姚兴，再灭南燕慕容垂、大夏王、匈奴赫连勃勃，再攻北魏拓跋氏，逐鹿中原连战连胜，荡平群雄，最后虎视江南，与东晋太尉刘裕一争高下。突然他被一阵风声惊醒过来，所宠的爱妃身披轻纱：“陛下，披一件衣服吧，虽说是炎热夏季，可这深山老林里，夜凉如水，龙体欠安可怎么得了？”在夏风徐来，万籁俱寂，星空满天的夜里，乜斜倦眼的王妃软语呢喃。可西秦王还沉浸在适才的梦境里，回味一统天下的帝王之梦。不知为什么他却突然想到了不可一世的前秦皇帝苻坚，正是这个苻坚不听文臣武将的劝告，一意孤行，身帅百万大军，在淝水一夜之间落了个百万雄兵灰飞烟灭，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单人匹马只身逃走，最后被部下羌人姚长杀死，落得个呜呼哀哉的可悲下场。

“陛下，你想什么呢，怎么不说话？”王妃玉指轻挠着乾归的胡须，

跪伏在西秦王的怀里，风情万种，光闪闪的眼波直烁动着欲火。

“我突然在想前秦的皇帝苻坚。”

“这么凉的夜风，这么亮的星星，突然想他干什么呢？”王妃在西秦王宽大的怀里偎动了一下。

“想他离成功只差一步的时候，就落进深渊。”

“就因为他进了深渊，才有十六国大王们的王冠和混战，陛下，您说呢？”这王妃也是匈奴人北凉国主沮渠蒙逊与乾归政治联姻的尤物，她的父兄们也是前秦皇帝鲜卑苻坚的部曲们，自小随着父兄，在马背上颠沛流离，曾亲眼目睹过乘乱拥立的一个个变化万端的城头霸王旗帜，自然对当时纷乱不堪的局势也能估摸一二。

可乾归愈加觉得沉重起来，突然他打了一个寒噤，一阵焦躁直扑心头，远处猫头鹰在“咕儿嘎儿”地叫唤着，带来阴森可怖的气息。

“朕想回宫！”

“不嘛，这么好的良辰美景，繁星点灯，凉风凝脂，何必回宫，宫里炽热难受呵。”王妃愈加情意缠绵。

“不，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还是回宫去吧。”

乾归突然起身，王妃屏声敛气，再也不敢忸怩作态了。

一声令下，各个军帐传出拔动的声音。

乞伏乾归的几位王子在行帐里与宫女们寻欢作乐后正酣然入梦，半夜里突然被叫醒，有点不太乐意。他们揉着惺忪的睡眼跑到西秦王的帐前询问：“父王，何必黑天半夜动身，天亮了回去不行吗？”

“休得多问，山野之地露重夜凉，不如回宫去吧。”西秦王的命令谁敢违抗。

马蹄疾驰的声音敲响了沉睡的积石山麓。

建宁将军阿柴首先冲入宫中，直奔东宫，闯入宫帏，把王后边氏抓捕。王后大骂反贼。阿柴不管她如何，令人捆绑起来。王后一怒之下，一头碰柱而去，头破血流，昏死过去。此时公府带着亲兵进来，把宫里宫外搜了一遍。尔后又去包围西秦王几位亲信大臣的府邸，把右丞相边黄等一行都抓进来了。公府命人留守，自己和阿柴一同带领人马直奔峡口而去。

西秦王巡猎的一行人乘夜归来，不觉天已拂晓，几抹火烧云在东方燃烧，似人血横流。忽听得前面传来一阵马蹄声，便勒马停下，命人打探。原来是振威将军公府大人。乾归以为侄儿前来护驾，并未朝别的方面想。两队人马狭路相逢，公府挥剑一指把乾归团团围住，他自己傲然虎视。西秦王这才感到情形异样，几位常侍情急之下大声喝问：“来将可是公府将军？怎不下马迎驾？”“有重要军务在身，甲冑在身不便下马，请陛下出列相见。”西秦王抖动马缰绳，策马向前，见公府全身披挂，全无臣下恭顺拘谨之态，满脸杀气腾腾，他还以为是大河那边南凉兵马奇袭攻打潭郊。忽听得公府厉声斥问：“尔等何时将篡逆的王冠归还于我？”

“贤侄何出此言？自从我烈祖帝（指乞伏国仁）大薨后，众将官怕群龙无首，公推于我，登基践祚，免得乞伏鲜卑族被别人送上肉砧。朕自登基以来，南征北讨，才有西秦国今天的荣耀。前一阵子，朕向秦王姚兴曲意投诚，他封我为河南王，炽磐为左贤王，这也是一时的韬晦之计。等将来我西秦一统天下之后，尔等兄弟皆将分封为王，帮朕治理天下。如今正是用兵拓疆之时，尔等何必如此迫不及待？”公府听后一阵狂笑：“哈哈，我是等不及那一天！”笑声未落，“嗖嗖嗖”万箭齐发，一齐射向西秦王。西秦王猝不及防，中箭落马。只见公府将手一挥，他

的人马一齐杀将过去，舞剑挥刀，乱砍乱杀，一时人仰马翻，乾归的爱妃于氏和几个幼小的王子顿时也被砍成肉酱，五溪岩血肉横飞，枕尸狼藉。

公府弑君以后，立马杀回潭郊王宫，把宝器法物洗劫一空，派人四面联络，以便早日登基，当下直奔一百二十里之遥的大夏城而去。

噩耗传到宛川，西秦王太子乞伏炽磐气得哇哇大叫，眦眼裂目，当下召集各路人马，急命其弟广武将军智达、镇(京)(东)扬武将军木突干，各率骑兵三千，向大夏城进发。炽磐本人率文武百官及民众二万余户迁于枹罕城。

当时占据陕、晋，立都西安的后秦羌人得悉这个消息后，文武大臣都纷纷劝秦王姚兴乘乱征伐炽磐。姚兴却不以为然，对左右的人说：“伐人丧，非礼也。”

虎踞北面的夏王勃勃欲攻炽磐，无奈他的军师良将王买德苦苦劝说：“炽磐，吾之与国，今遭丧乱，吾不能恤，又将众力而代之，匹夫目犹耻之，况万乘乎！”勃勃无言以对，只好做罢。

其他几个小国如南凉、北凉就没有乘人之危吞并别人的胃口了。八月，乞伏炽磐自称大将军、河南王，登基加冕，宣布大赦，改元永康元年，葬乾归于枹罕城，谥号武元王，庙号高祖，正式定都枹罕。

三

乞伏炽磐派智达带兵数万，又急调各路人马组成讨逆大军。只十天工夫，就朝大夏城杀奔而来，他们会师一处，约有数万之众，高头大马万余匹，号角惊天，好不威风。